



联 合 国

Distr.  
GENERAL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A/33/164  
S/12762  
3 July 197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三届会议

第三十三年

暂定项目一览表 \* 项目 55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内居民人权的措施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荣幸地提到我在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和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二日奉我国政府指示向阁下转达的两份来文，其中叙述了以色列占领当局十分恶毒和严重地侵犯神圣处所谢里夫清真寺西墙附近的历史、宗教、文化和居住地区的情况。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和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二日的两份普通照会 (A/33/60-S/12575, A/33/88-S/12669) 还附有两份来文，详细列举了以色列占领当局在沿西墙西北部地区所犯下的违法行为以及对阿克萨清真寺附近的阿布·迈迪安·古斯书院和附近清真寺所作的严重侵犯。

尽管上述这两份来文所载的资料是千真万确的，但约旦政府还是要求联合国主管机构进行“实地视察”，以核实约旦控诉的正确性。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几个月已过去了，约旦代表团仍没有听说联合国已经进行了我们所要求的视察，尽管安全理事会曾通过第 298(1971)号决议，并且在决议第 4 段中规定：

\* A/33/50/Rev.1.

“紧急促请以色列撤销其以前采取的所有措施和行动，并不再在耶路撒冷所占部分采取意图变更该市地位，或妨碍居民权利、国际社会利益或公正持久和平的步骤；”

令人惋惜的是，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不但不遵守上述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内容和精神，反而在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给秘书长写了一封信，并且在暂定一览表项目 55 下向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散发(A/33/116-S/12725)。

以色列大使的信，不仅没有回答约旦对以色列严重违反安理会各项决议和联合国主管机构通过的许多决议所提出的具体指控；而只不过是重弹它的老调，歪曲、污蔑和辱骂约旦政府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七年约旦河两岸统一期间所作的业绩。

约旦代表已多次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上，明确驳斥了以色列的这些指控，特别是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中(A/8657-S/10517)，<sup>1</sup>更明确地回答了当时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先生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信<sup>2</sup>上所提出的类似指控。

自此以后，以色列对被占领阿拉伯耶路撒冷的神圣不可侵犯地位以及对历史和宗教地点所作的侵犯，已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的行动。

这里，只须提出下面一点就足够了，由于以色列没收土地和强行殖民化，被占领阿拉伯耶路撒冷已扩大十五倍，目前占整个西岸的五分之一。

鉴于以上的事实，我不得不重申，约旦代表团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提醒联合国履行它的庄严承诺，请联合国负起它的责任，以便撤销以色列占领当局在被占领阿拉伯耶路撒冷过去所作的和今后继续要作的一切行动，因为，这些行动是无效的。

---

<sup>1</sup> 铅印本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年，一九七二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

<sup>2</sup>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年，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S/10392号文件，附件。

由于以色列大使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信重新提到他过去对约旦政府的指控，而且又没有就约旦代表团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和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二日的两次控诉提出实质性、负责任和具体的答复，我要求将我给阁下的这封信，以及所附的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日给阁下的信，作为大会暂定议程一览表项目 55 下的正式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

常驻代表

大使

哈泽姆·努赛贝赫（签名）

## 附 件

###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信中答复了针对约旦在一九四八至一九六七年服务圣地期 间所作的一些恶毒攻击，并说明耶路撒冷的地位和约旦政 府在上述期间的政绩

我奉本国政府命令，谨请查阅秘书长遵照有关耶路撒冷的安全理事会第二九八号决议（1971）提出的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报告〔S/10392〕，并请收受本函所附约旦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声明，内中叙述代表团对于上述秘书长报告书所附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色列外交部长信件的意见。

谨请将本函连同所附声明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加以散发。

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  
(签名) Baha Ud-Din TOUKAN  
(巴哈·乌丁·多干)

#### 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声明

安全理事会第二九八号决议（1971）通过后，以色列政府过了差不多两个月才对秘书长一再提出的关于充分实施此项决议的请求有所应答。应答的方式是由以色列外交部长致函秘书长对上述决议第5段完全置之不理而对第4段却提出了他的政府的意见，第4段说：

“紧急促请以以色列撤销其以前采取的所有措施和行动，并不再在耶路撒冷所占部分采取意图变更该市地位，或妨碍居民权利，国际社会利益或公正持久和平的步骤；”

所以，约旦代表团认为不得不揭露以色列外交部长函内对事实真相的许许多多无耻的歪曲，这些歪曲再度引起以色列在对待世界机构最高执行机关上是否可信的问题。

所以约旦代表团打算对以色列外交部长致秘书长函内所载每一项目加以讨论，以便把局势的事实真相再说一遍，不予歪曲，这点在本声明中自会明白见到。

#### (a) 耶路撒冷市的地位

(i) 以色列外交部长的信件说恢复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前存在的耶路撒冷市地位就是恢复军事分界线，取消犹太人和“以色列回教徒”的自由出入等等。

以色列函所忽视了的是分界线和因而产生的其他安排都是以色列直接侵略的后果。耶路撒冷阿拉伯人从未主张或接受耶路撒冷市的分割。反之，他们发觉自己是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预谋推行蹂躏、掠夺和征服政策的主要的无辜受害者，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占领了到一九四八年为止主要的还由阿拉伯人居住而且土地财产主要仍为他们所有的一个开展繁荣的城市和近郊的残余区域，那只是耶路撒冷死亡计划过程中的最后一次打击而已，但耶路撒冷在一切合法公道的法则之下还应当是阿拉伯人占绝大多数的当地居民的不可剥夺的所有物和遗产。

这里可以回顾一下，英国管理当局在结束其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时，把划分属于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和属于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区域或地带的工作，委托了英国法官威廉·菲茨吉腊德爵士。他所提出的地图和其他有关资料都证明过去二十年以来叫做新耶路撒冷和以为是犹太所有的地区，事实上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主要的是一个阿拉伯城市，一个以色列违反了联合国所作成的一切国际公约和决定，加以占领和掠夺的城市。

就是因了这项明显的事实，伯纳多提伯爵才于一九四八年在耶路撒冷的街上死在犹太人恐怖分子的手里。

所以，以色列外交部长把一九四八至一九六七年期间说成耶路撒冷的悠久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些岁月，他是对的，但是理由却是弄错了。这段时期是黑暗的，因为大多数耶路撒冷阿拉伯人除了被迫直到此刻仍在其他地方的茅屋和帐篷里过难民生活外，还得忍受以色列人在该市西部较大各区内占据和强夺他们的家园和财产。

但是对于那时家园碰巧是在分界线以东的耶路撒冷阿拉伯人来说，或者对于在余下市区内——不幸这是一九四八至一九六七年期间剩留下来的唯一地面，而且在这市区内，约旦象在西岸他处一样，对在耶路撒冷的同胞负有责任——找到了工作和建造了新家园的耶路撒冷人来说，那是过着有民族尊严和国际友爱的生活的一个时期，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有扩展机会的一个时期，和耶路撒冷走进了自立的境界的一个时期，唯一的污点是以色列人在分界线以外无法无天地获取了不属于他们的该市各大地区，\* 和在任何合法或公道的制度下都不是他们的成千成万的家园。

(ii) 以色列外交部长在他的一九七一年十一月

十五日信件第一节第3段内把约旦十九年来在一部分耶路撒冷的地位说成是“约旦违反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安全理事会的命令而断然实行侵略”的结果。

如果我们对历史是忠实的话，就不应当把曲解的事实，欺诈的话语和捏造的东西放进去。关于这点的事实真相是：约旦军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就是英国委任统治结束后三天，因被围困的阿拉伯市民苦苦哀求，进入了耶路撒冷去抢救全市余下的一点点区域——那只是他们在委任统治结束前后把城墙以外较大区域丧失给以色列匪帮和部队之后剩下的部分。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月分从十五日到十八日，整整三天三夜，有重武器的以色列部队决心占领这个历史性的筑有城墙的城市，残酷地不断开炮轰城。要不是大部分没有武装，又没有正规部队或供应物品的支援，而进行协力的防卫的市民作出了英雄的反击，以色列的猛烈攻击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午夜差一点儿就达到它的侵略目的了。

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英国委任统治者还在这个城市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时候，大部分新城和四郊的阿拉伯区已经遭受了属于黑加纳同艾尔冈和斯特恩匪帮犹太武装部队的蹂躏和霸占。成千成万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横遭屠杀，惨不忍睹，他们的残缺不全的尸体被丢在德艾尔、耶斯赛因村落——西耶路撒冷的郊区——的水井里，这不过是对耶路撒冷和四郊市民所犯罪行中恶名较大的一件而已。当时挤在有城墙的耶路撒冷市内的阿拉伯市民将近九万人，如果发生更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决非人类良知所能容忍的。这一点应可说明约旦陆军的先遣部队为什么和怎么样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拂晓进入了耶路撒冷，去拯救劫后余生。

以色列外交部长在给秘书长信件的第一节最后一段中，想要否认有意变更居民民族共处的特性。尽管反证确凿，以色列外交部长还是想要向安全理事会保

证现在没有发生这种情形——好象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尚未发现的星球上面，还没有受到一般国际社会，特别是过去五年安全理事会的密切注意一样。

以色列的行动计划，目的差不多完全是在使耶路撒冷异族共处的特性纵使不立刻消灭，最后一定灭绝。这已经是确定的事实。证据是非常明确的。上面已经说过，一九四八年以色列人占据了并且没收了大部分耶路撒冷市区。在这些地区他们有无限的机会，可以在耶路撒冷阿拉伯平民已经建设的广大基础上增加建设。但是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年中，这些地区的建设工作一点也没有做——甚至最基本的保养和修葺工作也没有做。

当一九六七年六月东耶路撒冷的剩余部分被占之后，突然出现了一阵规模空前的建设工作，这些建设不在西区，而在东区，不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已被没收的犹太或阿拉伯土地上，而在该市东区同样被没收的另外的阿拉伯土地上。这两个区域都是属于耶路撒冷的，但是，由于以色列的主要目的是在消灭有与众不同的特性和永垂不朽的史迹的阿拉伯耶路撒冷，而不是同它共处。所以以色列的计划和行动都是盲目地走上了这个毁灭性的道途。

破坏耶路撒冷旧城各处的历史胜迹的行径，都是抹杀天良的，只有逐步扼杀、围困，乃至消灭阿拉伯耶路撒冷的生命的阴谋方可与它相比。有人认为对这些双管齐下的行动，不必追根究底，因为一切细节已向安全理事会作了详细报道，并且载进了理事会的记录。这些行动在当地也留下了痕迹，人人都可看到。当以色列拒不准许安全理事会三位卓越代表，依照理事会的决议和秘书长的请求，访问耶路撒冷并就第二九八号决议（1971）实施情形向理事会作出报告的时候，虽然在联合国看来这是一种空前的侮辱，但是在别人看来原是不足惊奇的。

以色列外交部长说：“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阿拉伯基督教徒从约旦占领的耶路撒冷区逃亡的情形，已经停止，”这显然是一种歪曲事实的说法。

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充满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中古时代以前的社区间关系概念，当然不能领悟在现代世界的大部分地方，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在传统上自由和动机高尚的耶路撒冷更其没有这种想法，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基督徒-阿拉伯社区，和阿拉伯-回教徒社区，阿拉伯-非阿拉伯社区，同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以前的犹太-阿拉伯社区，都是大不相同的。他们大家是一个不可分开的社区，因有共同的传统，共同的价值观念而团结统一，因有超越任何宗教区分的高尚精神价值而受到激励。

如果以色列外交部长要想知道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基督徒（一九四八年前差不多有三万人，如果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六七年未被驱散，现在当已加了一倍，有六万人）的命运如何，这儿就是对他的答复：他们和他们的阿拉伯回教兄弟们都在长途跋涉向外逃亡中——从塔耳比亚、夸塔芒·巴夸、马斯腊腊的美丽地区和西耶路撒冷的其他阿拉伯地区流徙到旧城各修道院拥挤不堪的难民收容所，一九六七年后又流徙到安曼、贝鲁特，甚至美利坚合众国。他们象回教徒兄弟们一样，正在耐心地等待有一天得到拯救，并被送回到他们自己的城市。

以色列外交部长的信件提出了安全理事会是不是有意用它的决议来恢复这个城市的分割局面的问题。约旦代表团虽然怀着敬意，把这个问题留给安全理事会来答复，因为这个问题是属于理事会的，但是约旦代表团却要指出：耶路撒冷问题是终止以色列占领所有阿拉伯领土问题的主要部分。而且，这也是切实尊重联合国在其关于以色列非法吞并圣地的各项决议中对圣地未来命运所表示的意志和忧虑的主要部分。

以色列目前和继续执行的政策是以一种造成既成事实的反抗政策来打破所有那些超越一切的重要考虑，这种政策除了建立犹太人的耶路撒冷之外，不顾一切，对其他伟大的宗教完全漠视，对耶路撒冷当地居民自由而体面地继续生存的权利也置之不理。

以耶路撒冷问题来说如果现在使耶路撒冷经历一种变质的过程，因为摧毁或破坏这个问题的基本支柱就是多少世纪来圣地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和无比性同该市居民的完整保护而大伤元气，那末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 (b) 居民的权利

以色列外交部长的信件第二节第1段声称，过去两百年来犹太人社区一向是耶路撒冷人数最多的社区。这种说法，甚至对最不熟悉这个问题的人来说，至少也是一个惊人的启示。事情的真相是，在将近十八个世纪的时间里，耶路撒冷只有少数的犹太居民，而根据一切可用的资料，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那个城市才开始有人数较多的犹太居民。公元七十年和一三五年罗马军队教平了犹太人的叛变以后，罗马的统治者下令，犹太人不得在耶路撒冷人数最多的阿拉伯居民以及基督教、希腊人和罗马人社区中居住。公元六三六年，索佛罗尼阿斯大主教代表罗马皇帝在公平和光荣的条件下投降，将耶路撒冷献给澳马尔·宾·阿耳卡塔布教主统率下的回教军队时，他在投降书内规定那个城市仍然不准犹太人居住。由于伊斯兰教的宽容和它对犹太教的尊重和承认才在以后各世纪内准许原来犹太人的后裔回到耶路撒冷来。

科罗拉多大学里查德·赫·普法弗教授在其所著耶路撒冷：阿拉伯以色列和解的基石一书<sup>a</sup>内说：

<sup>a</sup>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一九六九年。

“在城垣内的人口，除了为圣城服务的教士以外，一千余年以来几乎全是阿拉伯人……。在城垣以外，大致在城垣以北的地区几乎全是住着阿拉伯人……。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若干有钱的美国犹太人以大量捐款资助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社区。一八五〇年代初期，耶路撒冷贫穷犹太人北美救济会成立。对该会的主要捐款人是一个新奥尔连斯的犹太人叫朱达·托罗。一八五四年他捐款在城垣附近为犹太人开办了一个住宅计划。这个计划的地点在郇山门附近，定名为伊明·摩舍，意思是‘摩西的右手’……。然而，耶路撒冷的大部犹太人还是最近才有的。一九二〇年代耶路撒冷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以后，耶路撒冷的犹太社区才大为增长。”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犹太人大量移民，但是阿拉伯人一直占多数，这就说明何以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下整个耶路撒冷市一向由阿拉伯人担任市长而且在市议会中阿拉伯人也占多数。

阿巴·埃班先生的信件第二节第2段声称，自一九六七年以来，全体耶路撒冷公民对该市的行政都享有发言权，这就未免太荒谬了！

全世界都知道，以色列为了吞并耶路撒冷的约旦地区最初所采取的步骤之一就是撤消合法和民主选出的市议会。耶路撒冷市长鲁希·阿尔卡提布先生本人被以色列占领当局驱逐出境，目前住在安曼，他曾多次到安全理事会来为他的在水深火热中的城市申诉。

提到被吞并的阿拉伯耶路撒冷市的投票程序和普及选举简直是侮辱全世界人民的智慧。没有一个社区会自愿地投票否定它本身的存在，而阿拉伯耶路撒冷公民饱尝艰难污辱的经验比任何地方的社区都会更加深刻地了解他们的前途在以色列占领之下会达到何种地步。

指控约旦政府不顾选举结果径行委派市长的话是完全不确的。市长一职一向是从获得较多票数的市议员集团内具有行政资历和领导能力的人物中委派。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一向就采取这种办法，为了保证从获选人名单中挑出的确是资历最好能以全部时间致力工作的人，而不是在公私利害上有冲突的富足地主，以致表现利害冲突而损害全市的福利。

以色列外交部长的信件第二节第3段声称全体公民都有权利享有通常的市政服务，据说这种服务“在约旦非法军事占领的十九年间不是不存在，就是供不应求”。

第一，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有什么军事占领或管理，那个城市作为约旦的一个主要部分，向来是由约旦儿女和公民自行管理的。第二，过去二十年间全世界有机会前往那个城市访问的数百万人民和选择它作为居住地的万千非阿拉伯人都亲眼看到并且证明，它不愧为全世界治理得最好、保持得最好和最清洁的都市之一。

至于学校、幼稚园、卫生和医药照顾，耶路撒冷的制度不亚于任何都市。如果我们要计算以色列吞并后所造成的损害，这些服务事项就要在损害清单上居首。在以色列占领之下公共学校制度低落到只不过成为宣传以色列狂热梦想的工具以后，大部分父母不得不将它放弃，除了把他们的子女送往耶路撒冷的私立学校别无他法，校内无空额时就送往耶路撒冷市外的私立学校，尽管这种转学是很艰苦的。

在约旦管理下的医药照顾是普及的，而且实际上是免费的。约旦代表团不知道以色列信里提到的有三百个病床的医院所指为何。但是它确知以色列占领时约旦卫生部即将在斯科勃山建造完成的最现代化的医院，自从那时以后已由原来所打算的人道用途改作以色列警察总部。它也确知以色列占领当局曾竭力阻挠和接收橄榄山地区价值千百万美元的医院，这个医院是科威特公民和其他阿拉伯公民慷慨捐助所建造，为市内的贫苦人民免费提供最新式的照顾。这里所提到

的医院名称是“回教慈善社医院”。

路德教会所有而由工赈处办理的奥古斯塔·维克托里亚医院之横遭骚扰一事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用不着提耶路撒冷旧城的奥地利济贫会医院了，它为了继续存在也面临同样的挣扎。

砂眼是不幸存在的一种眼病，提到消灭砂眼一事之令人注意，主要是因为对于一个数十年来不遗余力为消除这个疾病而奋斗成功的社团不可思议地不予推崇，不够厚道；这个社团就是圣·约翰骑士团，它无论是在旧城一个简单的房舍内，或是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落成于斯科勃山上设备完善的新圣·约翰医院内，都是一直为消除砂眼而奋斗。这个卓越的社团的主席是格娄塞斯特公爵，他是非常大度而谦逊的，不过对于以色列最近这一次的僭夺行为，也许愿意表示一点意见。

最令人吃惊的歪曲事实的情形可在信件第二节第5段看到。以色列外交部长在那一段开头说：“耶路撒冷的大水管已经接到东区，使东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昼夜二十四小时的自来水供应”。关于这句话令人惊异的是，这位以色列外交部长竟说出这种错误的话，自招驳斥。

那末，除非埃班先生相信历史只是从一九四八年才开始，他就应该知道几乎在整个英国委任统治期间耶路撒冷天然的未曾间断的自来水供应一向来自中巴勒斯坦高原的腊斯·厄尔·厄因，而且只是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占领腊斯·厄尔·厄因以后耶路撒冷东部地区才得不到这种天然的充足的自来水供应，结果对耶路撒冷阿拉伯地区居民造成无穷的困苦。

一九四八年以后联合国曾有决议吁请恢复供应耶路撒冷阿拉伯城的天然水源，但都为人充耳不闻。难道这位以色列外交部长不对二十年来不人道地非法地断绝一个城市的水源而忏悔，反而希望国际社会对于为时太迟的恢复供水一事，而且不是对阿拉伯耶路撒冷本身，而是对他本国政府认为已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的耶路撒冷恢复供水，加以赞扬么？然而，约旦当局曾尽快地建造了另外一个供水系统以补救这种损



失，这个供水系统获致了充分的水源，供应了人口日增的阿拉伯耶路撒冷地区。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期间及战后任美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的伊范·姆·威尔逊在他所著耶路撒冷，和平的关键一书<sup>b</sup>内说：

“固然在一九四八年以前整个耶路撒冷的电力及供水都来自新城方面，但是以色列人并不了解约旦人曾作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开发出另外的来源。”

以色列外交部长竭力炫耀占领与并吞这个“白种人的累赘”所带来的幸福，在他来信的第二节最后一段达到了最高峰，应该予以答复。在这个圣城的悠久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比约旦管理期间更为繁荣的时期。威尔逊先生在该书同一页内说：

“他们〔以色列人〕不了解旧城的进步和相当的繁荣，以及现代专门人士——银行家、律师、教师和类似人士等——中产阶级的成长。在这里值得追述在六月战争以前全约旦的经济非常好，以至美国认为它可以逐渐减少对该国的援助。”

普法弗教授在他所著耶路撒冷：阿拉伯以色列和解的基石一书中关于此事又说：

“然而，应该注意，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的经济增长率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前高于以色列。”

但是，阿巴·埃班先生在详细提到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发展及其由一个落后的中古城市转变为以色列风格的现代化新城市时，他忘了提起以色列占领当局所造成的现代生活的其他方面，那就是，由于夜总会与酒馆开放和娼妓流行以致行为水准下降所反映的道德堕落；总而言之，耶路撒冷阿拉伯人所珍惜的高贵生活风格于是告终。这种以色列文化变迁的许多实例之一就是紧靠城垣之外有一百三十年历史的“土耳其可汗”（招待所）的“现代化”。根据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所刊载的报道，这个古老的处所已为东耶路撒冷开发公司所接收，改为剧院及酒馆，大部资金由伦敦人亨利·格斯泰特奈尔提供。这个处所以前是希腊正教教会的产业。

(c) 国际社会的利益

以色列外长在他的信件第三节开头就说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和政府所在地已有二十二年了。约旦代表团要问以下的问题：鉴于联合国对于这个城市的前途所作的承诺，世界上那一国政府——除以色列之外——接受了或者将会接受这个论点。

以色列函又说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独一无二的精神中心，非任何别的宗教可比。请问真正是这样吗？以色列外长可以用最热烈的话来讲他的人民对耶路撒冷的仰慕之情，但是他却没有权利去估量另外两大宗教在精神上以及在历史上对耶路撒冷的至高和无限的感情和尊敬，至于他有无这种能力，就更不必谈了。

对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来说，在过去两千年的动荡历史中，他们在每一次脉搏跳动的时候，都想到耶路撒冷，而且耶路撒冷在他们的精神经历和信仰上，在他们的记忆、传统和生命里都是不可磨灭的。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共处了五百六十五年，这件事情为什么应当比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的无可比拟的更长年代和远为持续的生存更具有意义或更加独特呢？实际上，自从该城差不多在四千年前有史以来，直到大约在纪元前一千年被大卫王率领的希伯来人征服为止，该城是由古阿拉伯迦南族的一支旁系杰布萨人居住和管制，并定名为约路撒冷(Urusalim)即耶路撒冷(Jerusalem)，意思是“和平城”。在该城四千年的历史期间，阿拉伯人是当地的多数居民，继续不断，从未绝迹，犹太人在被罗马人征服和驱散以前，对该城统治了大约五百六十五年。然而，犹太教对耶路撒冷的依附关系却很快地被人确认并且深受尊重。可是，以色列人方面的更加开明和相互的尊重当会加强而不致减少这种确认和尊重。

对这一点说明后，我们要谈到神圣处所的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答复一些对约旦自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七年以色列进行侵略期间祀奉神圣处所一事所作的一些污蔑攻击。

首先，回教徒和基督徒，如有亵渎犹太教圣堂的行径，就不能是真正的回教徒和真正的基督徒。这种态度是出于这两个宗教的基本教规，因此是非采取不可的，不容忽视的。因为这样，在正当行为全靠良心和信仰的悠久的历史期间，犹太教神堂一向受到回教

<sup>b</sup>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中东研究所，一九七〇年。

和基督教神堂所受的绝对的尊敬，没有任何区分。

在以色列的信件中有两个指控必须加以驳斥：一个是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七年期间以色列人不能前去耶路撒冷旧城的哭墙；另一个是以色列的神圣处所受到亵渎。

关于第一个指控，以色列当局以这种极恶的指控攻击约旦从来没有停止过。约旦代表团多次并且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中对这种捏造和歪曲事实加以驳斥。这个问题的真相是：为了响应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的呼吁，埃及、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四国的阿拉伯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保证遵守下列宣言：

“埃及、约旦、哈希米德王国、黎巴嫩和叙利亚四国政府对于依巴勒斯坦问题最后解决办法，由它们管理的领土内，或在该项解决办法之前现由它们依停战协定现行占领的领土内所有的神圣处所、宗教建筑物和场地，担允保证自由出入；并依照这项了解，保证除国家安全的理由外，对牧师、朝圣人和观光客无分国籍和信仰，给予进入和过境权利，以上各节均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前的现状符合。”<sup>c</sup>

同时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向以色列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以色列代表阿瑟洛里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致函和解委员会主席说以色列“认为在此种情形下，就积极和最后的解决办法来说，如果拟订工作留在大会对这些问题作更为远大的审议后加以处理，会有益处。”<sup>d</sup> 因此，显然可见，以色列本身对访问神圣处所的事情已经拒绝发表类似阿拉伯各国政府所作的声明。以色列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没有说明的必要。一九六七年六月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城的被占领和被吞并就是答案。因此，如果在一九六七年以前不准以色列人出入神圣处所，那只是因为以色列方面的顽固态度和继续侵略与扩张主义的政策所致。

以色列说目前所有的宗教团体没有任何歧视都可以进入耶路撒冷圣地去作祈祷，这个说法非但虚伪而且令人误解。事实上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实际上已使几百万的基督教阿拉伯人以及七亿回教

徒，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与该城的神圣处所隔绝。尤其是在圣城的回教徒和基督徒对于它们的宗教事务由一个犹太教正统派所控制的宗教事务部处理更感悲伤和痛苦。该城回教徒所组成的负责照顾他们的宗教事务和机关——回教教产、回教寺院、神堂等等——的回教委员会以色列占领当局竟然拒绝加以承认。

第二，所说亵渎橄榄山上犹太坟场一点又是以色列人不当提出的问题，因为一提到它就势须引起比较，令人痛恨不已。首先，这个犹太坟场只有一百年的历史，它是属于回教教产（慈善基金会）的一块土地，租给犹太坟场，为期一百年，这一租约已在几年前满期。可是，这个坟场所受的损害是以色列伙帮和军队于一九四七年底和一九四八年初占用坟场炮轰旧城，企图加以占领的结果。约旦民政当局在该城一成立，市政府就指派了特别看守人和管理员，负责该坟场的维持和保护工作。

另一方面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毫不夸张，我们看到了世界上闻所未闻的一个最大的和罪孽深重的亵渎计划。一个最神圣的回教坟场，即耶路撒冷西区的马马纳拉（马米拉）坟场，至少有一千年之久。和克里姆林或阿林顿或威斯敏斯特寺一样，这一坟场内埋葬了各种标准的和在各方面有所成就的伟大人物——圣徒、战士、人类和历史上的领袖——的遗骨。目前它的命运怎样呢？它已成为一个为人类和牲畜所脚踏的公园，任何到耶路撒冷参观的人都可以亲自看到。在贾法的一个伟大宗教领袖神堂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如果有人前往贾法游历并且想在有异国情调的环境里喝一杯的话，他可以去到那里，走下几级台阶，就可亲眼看到。萨法得和泰比里厄斯的回教寺院都已变成画廊。伊范·姆·威尔逊的话前面已引证过，他在所著耶路撒冷，和平的关键一书第125页里这样说：

“（一九六七年）战后，多少年来由于以色列军方的封闭，不能看到郇山上若干基督教产业的基督教当局，发现山上有一些机关损失惨重。圣萨维尔的阿美尼亚教堂后院中阿美尼亚大主教的墓已被挖掘，尸骨遍地。教堂里面一块著名的嵌工地板已在战时或战事刚完被人移去，而且教堂本身的失修情形至为悲惨。邻近的几个基督教坟场

<sup>c</sup>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届会议，特设政治委员会，附件，第一卷，文件A/1113号，C节，第四条。

<sup>d</sup> 同上，B节，第4段。

情况极坏，野草丛生，墓穴开裂……。而且，有理由相信这种野蛮的破坏行为……正继续中。战后，在一九六八年春季，有人发现郇山上天主教坟场内八十三座坟墓的十字架墓碑都已破碎不堪。也在这个区域内，多米兴寺院的塔楼许多年来被以色列军用作机关枪巢。”

巴勒斯坦到处都有若干清真寺、教堂、神堂和其他圣地，落在以色列人的手里，遭受亵渎或毁坏，以致面目全非。约旦常驻代表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致秘书长的信〔S/8552〕中举出过以色列境内基督教会产业遭受亵渎的例子。甚至回教神圣的阿克萨寺也成为一次纵火罪行的目标，幸而没有完全得逞，据说是一个神经不健全的人所为。为了在愤怒之余还得保持几分心平气和，约旦代表团对这丑恶的一面不必多说了。

那么，要问一问：约旦人有没有恣意地毁坏过古城里的两大犹太教堂呢？事实上，在英国的委任统治结束前几个月，犹太人的领袖已经决定在古城的犹太人区里，埋伏以犹太自卫军、犹太民族军事组织和斯顿党分子为代表的犹太军队将近一千名，等候适当时机来临，作为内应的跳板，同时配合外来的进攻，以便占领古城。

前面已经说过，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这两座犹太教堂俯瞰古城全境，被用作基地，从那里以炮火袭击古城其余地区，包括哈蓝·埃耳沙里夫区在内，这一区里拥有神圣的阿克萨寺和那座不朽而壮丽的圆顶磐石古寺。人人都知道，这两座一千四百年的建筑物是因为以色列军的迫击炮火和投射的火箭而毁坏，停战以后，需要大事修葺。

同时，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晚上，正当里应外合的攻势达到如火如荼的时候，有六百人的一营约旦军队在当天清晨赶来救援，配合耶路撒冷当地的抵抗力量，经过整个战争中最激烈的巷战，终于打败了以色列军。犹太军队被俘，解到东约旦，受到最客气的看待，不久以后，在红十字会主持下释放。

在古城的小巷中逐家挨户地进行这种巷战的时候，犹太教堂所遭受的损坏，和教堂、清真寺和平民住宅所遭的一样，是不可能避免的，更不用说阿拉伯

人和犹太人双方生命可怕的损失，以及这种冲突所带来的断臂缺腿和残废的情形。

这些事情，在当前这一辈人们的记忆中不可磨灭，仍然历历如在眼前。这些事件都是因为以色列欲望无边，想完全霸占整个耶路撒冷城而发生。他们终于在一九六七年实行霸占，不过充分自知是不会永久的。

从上述看来，这是一个原则和信仰的问题，约旦人并没有也绝对不会象以色列当局所说，恣意亵渎犹太教堂或其他庙宇。以色列人必须更深刻地了解犹太教和基督教对伊斯兰教最深奥的哲理具有什么意义，才能彻底明白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以色列外交部长在信里接着对安全理事会说，以色列占领下的圣地现在都有法律保障，而在他不断称为约旦占领的时期中，是没有这种法律的。

不错，约旦政府倒真是没有制订法律来保障圣地。但是，以色列当局，凭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居然看不透不订法律的道理和意义，因此更加证明他们并不了解，对大多数人类来说，耶路撒冷是代表什么。

不论约旦或任何国家与国家集团，都不可以也不应该这样胆妄为自认有权把综合两千年神圣历史，传统、权利、司法制度，和种种微妙要义的立法，减缩成简单方便的形式。这一切都是经过许多年代累积起来的，任何势力或国家都没有权力废除或干涉。

历代以来，耶路撒冷的管理一直靠保持一种缜密完备的现状，这种现状几乎无法摹仿，更不用说改进或超过了。

土耳其人虽然有其他一切缺点和短处，但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英国人处理这个问题时的谦虚和谅解也一样值得赞扬。约旦政府也是这样，在负责管理的十九年期间，它的地位不过是中间人的地位，连公断人都不是，虽然有时候有特别请它公断的情形。

那么，谁管理这些圣地呢？这是属于宗教团体根据构成所谓现状的许多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加以管辖和掌理的范围。对这种年代悠长的制度顺利实施的情形，从来没有人表示不满。教宗保禄六世和大主教阿塞纳戈腊斯在一九六五年到耶路撒冷和其他圣地的朝圣之行，和他们在那次历史性场合中的多番称赞，正是上面所说的话的生动而光荣的证明。

(d) 公正永久的和平

以色列外交部长的信里最后一部分很明显地是最值得注意的，因为其中对秘书长表示以色列政府坚决拒绝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的第二九八号决议（1971），和与此有关的以前一切其他决议案。

信里以几乎毫不隐瞒的口吻告诉安全理事会说，耶路撒冷和当地人民的命运是安理会管不着的事，并说安理会误信谣传，不明了耶路撒冷目前所谓内部非常幸福的情形，所以安理会的决议案“使耶路撒冷的人民深感惊讶”。从这种蛮横的态度来看，这次拒绝更加严重。以色列外交部长所指的是那些耶路撒冷人民呢？这一点始终没有说明。也许信里责备安理会是因为安理会认为耶路撒冷，除了以色列人以外，还有其他的人民，而这些人民坚决反对改变他们本来的面目。

以色列外交部长宣称，耶路撒冷市以前划分情形并没有促成中东的和平，并且暗示说，以色列促成和平的妙法是并吞其余的部分。

这种以独自统治方法谋求和平的理论并不是以色列外交部长或政府所发明的。这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甚至更可怕地是纳粹德国想用来压服欧洲以至全世界人民并使他们屈服于德国独霸怪物的“新秩序”等主张的复活。

幸而各国人民抵抗任何方式压迫坚定不移的意志，粉碎了这种“新秩序”。以色列妄图在耶路撒冷市强迫建立一个纯粹种族主义的独霸政权，终有一天会遭遇同样的结局。假如说有一个因素必定会使中东甚至中东以外地区的局势永远动荡不定，那就是以色列无理要求独自统治耶路撒冷。老实不客气说，这也就是以色列对安全理事会第二九八号决议（1971）的答复。

至于以色列外交部长的保证，说什么在现在和将来决不作出任何侵犯居民权利的事，本函只想指出，耶路撒冷——东部和西部——居民的财产可能有三分

之二现在仍操在以色列称为“敌产保管人”的手里。至于在耶路撒冷出生的人民和子女之中，现在被否定了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不能在本地居留的人，其比额也是同样令人惊讶。

总之，以色列外交部长完全忽视安全理事会第二九八号决议（1971）第5段。秘书长说，这封信中“没有谈到关于本人提议派遣一个特派团到耶路撒冷，借以执行第二九八号决议（1971）第5段规定本人负担的任务，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此提出答复的问题”。反之，阿巴·埃班却描写在心地良善的以色列人占领和篡夺下的幸福情形。这种情形会使每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艳羡不已，热烈盼望得到以色列式的“解放和现代化”。

不论以色列如何苦苦解说以色列非法并吞所占领的耶路撒冷的约旦地区的理由，以色列为了改变这个城市的地位和本质而采取的种种措施和行动，违背了现代国际法，一九〇七年海牙公约，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些措施和行动坚决破坏联合国宪章中明文禁止以军事征服夺取领土的原则。它们悍然蔑视大会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第二二五三号决议（紧特V），和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第二二五四号决议（紧特V），及安全理事会第二五二号决议（1968），第二六七号决议（1969），第二七一号决议（1969）和第二九八号决议（1971）。在本组织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另一个国家象以色列这样悍然长期蔑视本组织的权力，破坏本组织的威望。因此，目前的问题是担任联合国最高执行机关的安全理事会，与以色列之间的问题。所以，如果容许以色列违背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律与惯例，不加制止，那么，这个世界大家庭本身的基础，以及在我们地球上建立和平及安全的一切信心和希望，都会一起毁灭。

所以，安全理事会应该负起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重大责任，以求保证理事会的意志不容丝毫藐视，并保证人人都能在自由、和平、尊严及和睦之中过他们的生活。